

# 《缅甸岁月》权谋书写中的双重操演与伦理困境

## The Dual Performativity and Ethical Predicaments in the Tactic Writing of *Burmese Days*

石一楠 (Shi Yinan)

**内容摘要:** 本研究聚焦于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中缅甸皎塔达地区欧洲俱乐部有色人种席位争夺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吴波金作为主要策划者，巧妙地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使他们在权谋机制中分别扮演了“竞争者”和“牺牲者”的角色。本研究探讨了不同种族与性别身份的个体如何通过特定的操演行为在其特有的社会位置中寻求生存空间。吴波金与维拉斯瓦米为了改写种族身份，利用牺牲者的伦理选择来推动权谋的运转，同时他们自身也在进行操演，进而带动玛拉美进行双重操演。而权谋机器得以运转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权谋策划者吴波金对理性意志的摒弃以及其对权力欲望的追求。本研究对作品中权谋的分析超越了传统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解读，更加强调缅甸裔人物的伦理困境与权力的相互作用，更深刻揭示了殖民地社会中个体的复杂性和作者奥威尔的反极权思想。

**关键词:** 《缅甸岁月》；乔治·奥威尔；权谋；伦理困境；操演

**作者简介:** 石一楠，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当代英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Dual Performativity and Ethical Predicaments in the Tactic Writing of *Burmese Days*

**Abstract:** The narrative and dramatic conflict in George Orwell's *Burmese Days* is structured around a power struggle in the Kyauktada region of Myanmar for the Burmese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club. Under the planning of the power subject U Po Kyin,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passively involved in this political turmoil, playing the roles of "competitor" or "victim" in the power mechanis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writing strategy competition between U Po Kyin and Veraswami in their racial performances, the specific role of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the victims they exploit in the operation of pow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 Po Kyin's rejection of rational will and his achievement of goals as a winner in the

competition, through which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how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racial and gender identities found their living space in their unique social positions. This study's analysis of the tactics in the work goes beyond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racism and colonialism,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Burm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interplay with power,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individuals in colonial society and Orwell's anti-totalitarian ideology.

**Keywords:** *Burmese Days*; George Orwell; tactic; ethical predicament; performativity

**Author:** Shi Yanan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601930782@qq.com).

《缅甸岁月》(*Burmese Days*, 1934)作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34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小说之一,具有很强的自传性。<sup>1</sup>小说的创作基于奥威尔本人于1922-1927年在缅甸殖民地担任印度帝国警察时的工作经历,此段经历也为奥威尔后来的反极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sup>2</sup>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sup>3</sup>,奥威尔一生“致力于‘讲述真实、客观和可验证的事实’”(William 185)<sup>4</sup>。《缅甸岁月》主要讲述了殖民地警察弗洛里眼中英属殖民地皎塔达地区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内心对当地不公正现象的看法。殖民地统治者为了缓和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在当地的白人俱乐部设置了一个少数族裔的席位,吴波金为了与维拉斯瓦米争夺这个席位,利用弗洛里等人策划了阴谋,离间弗洛里与维拉斯瓦米的关系。因此以往关于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中的种族歧视和殖民地制度等具有反思性的问题,且把主人公弗洛里这样一个白人统治者作为主要的反思载体进行反复剖析,而忽视了作品中少数族裔人物的思想和行径。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像性别与种族这样先天获得的身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不易改变的,那么为了突破稳定身份的局限则需要面临更多

1 参见陈勇:“论乔治·奥威尔缅甸殖民生活的政治观”,《天津外国语学院报》9(2007):74。

2 参见 George Orwell, “Why I Write,” *Ideas, Insights and Arguments: A Non-fiction collection*, edited by Micheal Marl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3-84.

3 参见 Leslie Ray Mellichamp,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The Man, His Impact, and His Outlook*, 1968,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4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的困难和阻力，例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对后殖民主体的模仿分裂（mimetic splitting）的研究也讨论了强调少数群体身份如何在被宰制的情形下既被生产、也被撕裂的操演性概念，他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止是被殖民者对殖民“声音”的挪用，也包括身份认同的分裂状况。<sup>1</sup> 皎塔达的文官吴波金、维拉斯瓦米医生和缅甸妇女玛拉美等缅甸人接受并迅速适应了殖民地社会的不合理，甚至学会利用规则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行径反映出一种对生存环境的强大适应能力，而权谋的本身就是个体主动适应的过程，由“操演性”驱动。“操演性”的概念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人没有先天内在的自我或主体，而是通过后天对特定角色或规范的（被迫）不断重复而形成的。<sup>2</sup> 在上述缅甸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了在皎塔达地区争取生存空间，不断重复那些符合他们被赋予角色特质的操演行为。另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artler）在性别操演领域的研究<sup>3</sup>，帮助我们另一重维度窥见了缅甸妇女玛拉美的行为动机和伦理困境。围绕席位争夺展开的阴谋利用了人物的双重操演和伦理困境，从萌芽、运行到达成的整个过程，让我们的反思视角从白人弗洛里转向其他缅甸裔角色，窥见他们的操演动机和被隐藏的特质。

### 一、操演动机：改写社会身份

席位竞争在两种层面上都是对自身种族身份的社会属性改写的竞争，一是强化种族社会属性的内部竞争；二是弱化刻板印象的外部竞争。前者表现为缅甸人为了讨好当权者或实现特定目的，故意符合并强化对方的刻板印象；后者是一种竞争者主体意识强化后产生的试图改变自身身份符号含义的行为。《缅甸岁月》中有色人种会员席位的争夺，本质是缅甸文官吴波金与维拉斯瓦米医生种族操演的竞争。在谈他们所竞争的目标之前，有必要阐明何为种族身份的社会属性。种族与性别一样具有社会属性，而这种社会属性是该社会对某一族群根据社会要求进行书写，成为一种社会准则，而该族群通过不断地重复这些准则的言行而得以巩固，从而形成自己的种族身份。<sup>4</sup> 而种族操演的竞争就是强化或者削弱这种种族身份的社会属性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欧洲俱乐部会员席位是具有强烈种族隔离意味和社会属性的身份符号，因此激励着吴波金为弱化缅甸裔身份带来的政治劣势而进行政治斗争。竞争的外部条件是敌强我弱的种族分布，白人占据着统治者的地位。皎塔达的不同人种的人口

1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0页。

2 参见王健会：“种族操演性——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研究”，《国外文学》3（2014）：12。

3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4 参见王健会：“种族操演性——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研究”，《国外文学》3（2014）：13

数量分布隐喻着此地各人种社会地位等级的划分，使得其政治权力格局呈金字塔型：“这里人口大概有四千，包括两百个印度人、几十个中国人和七个欧洲人，还有两个欧亚混血，弗朗西斯先生，分别是一个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和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儿子”（奥威尔 17）<sup>1</sup>。其中少数的欧洲人占据着属于印度任何一个城镇的“精神圣地”兼“英国权力的集中地”（17）。

在内部竞争的种族操演中，欧洲俱乐部对于维拉斯瓦米来说是一座避免受到迫害的避风港，因此维拉斯瓦米采取的是一种谄媚性的做法，与弗洛里结交、在白人群体中获得良好声誉。但这种强化动机的致命缺点在于操作者被建构起来的种族规范和霸权文化过度洗脑，“这种对种族规范、霸权文化的被动操演必然导致弱势族群自尊心缺失和自卑感的产生”（王建会 14）。而对于吴波金来说，对刻板印象的强化和弱化都是基于权力等级，与维拉斯瓦米医生的自我精神奴化和种族宗教式崇拜不同，从吴波金争取席位的路径看，他的行为主要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底层逻辑而并非是发自内心的对英国文化的崇尚，他非常明确一个事实：“这些人对土著永远不可能谈得上忠诚”（10）。

内部竞争中的性别操演来自弗洛里的缅甸情人玛拉美，她的性别和种族身份使她面临着来自双重强权的压迫，使她为了艰难维持金钱和地位不断操演着白人妻子的社会身份。像皎塔达英属殖民地这样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结构带有强制性的特征，将完整而权威的语言权利分派给男性，却拒绝给女性同样的权利。但社会建构的不对称和遮蔽侵犯了由平等的个人所构成的前社会的本体秩序<sup>2</sup>。玛拉美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特征使得她在这种本体秩序中被更严重地剥夺了言说主体地位。斯图尔特“玛拉美的动机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她想要保持自己作为‘波卡多——一个白人妻子’的崇高地位，尽管她不爱弗洛里并且自己也有一个情人”（Steward 45）。因此奥威尔并未给予玛拉美与弗洛里的情感线过多笔墨，这种对玛拉美情感困境的忽视恰好彰显了弗洛里作为上位者的傲慢心理。“对人类情感的简化使奥威尔小说中对异性恋的描写变得贫乏。完整的人类之爱的光环从未被传达；相反，男孩遇到女孩，他们脱光衣服，交媾，然后就‘恋爱了’”（Mellichamp 161）。奥威尔赋予玛拉美的就是这样过程简单的“爱情”。一开始，玛拉美就深知自己与白人老爷在性别和身份上的双重差异，因而只是计划长久地做弗洛里的情人，满足

1 本文有关《缅甸岁月》的引文均来自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郝爽、张旻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关于普遍存在的认为律法之前的主体具有本体完整性这样的假设，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它是自然本质的假设——亦即那构成古典自由主义司法结构的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t）神话——残留于当代的痕迹。对一个非历史的“之前”的一再操演调用，成为保证人的前社会本体的一个基础前提；而个人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统治，从而构成了社会契约的合法性。参见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于维持“波卡多”的表面身份。玛拉美在知道了伊丽莎白才是弗洛里的真爱之后，仍然愿意以佣人身份寄居在弗洛里家，这证明了爱情与玛拉美的双重操演的无关性，但是屈膝谄媚的举动反映了“波卡多”的社会属性在她心中的分量。所以弗洛里送给她的“珠宝首饰”和“丝绸笼基”（180）是其他缅甸妇女对玛拉美嫉妒与仰视的象征，是她对极权规定的社会性别<sup>1</sup>的认同和符号化强调，即使她获得的爱情是基于不平等的社会和性别身份。

除此之外，“在特定条件下操演行为也可以是主动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王建会 13）。镇法官与医生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在皎塔达镇居民中属于精英群体，拥有高于其他缅甸民众但低于白人殖民者的权力。而他们的共同动机则是打破以俱乐部为表征的种族壁垒，更加靠近权力区间的上端。因此二人对自身种族身份的弱化也是“主动的”、“颠覆性的”，因此出现了外部竞争。因而竞争局势呈现出“吴波金—维拉斯瓦米—白人殖民者”的三方互相对抗的格局。虽然吴波金与维拉斯瓦米在缅甸人内部的斗争策略不尽相同，但其前提都是对欧洲极权统治的殖民地政治场阈中白人种族身份优于缅甸族裔身份之合理性的肯定，他们的竞争也就主要呈现为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相结合的形式。这也指明了其二人摆脱自身所属种族社会地位与生存现状的原始动机与攀登上限。

## 二、铺设陷阱：诱导棋子进行伦理选择

基于以上的操演动机，吴波金开始了他的布局，而布局方式就是利用个体的伦理选择。小说中人物的伦理身份和人性弱点与吴波金的布局相互作用，他们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不断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活动（ethical choice），在为吴波金的计谋作牺牲时走向悲剧的命运。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和经历伦理选择活动，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伦理选择活动之中并通过伦理选择活动体现其存在，并最终在伦理选择中走完人生之路，完成人生的整个伦理选择阶段（ethical selection）的过程。<sup>2</sup>其中弗洛里与玛拉美作为两个不同种族和性别身份的利用客体，他们的伦理选择活动被吴波金的阴谋所利用，形成了有利于他进行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的伦理选择阶段，在吴波金的阴谋中扮演了不同作用的棋子。

第一枚棋子弗洛里的伦理困境来自于他的道德性。所谓人性，就是人的道德性，或者说是人的道德属性。有强烈道德感的主人公弗洛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奥威尔述说反极权人性思想的发声工具。阮碧媛指出了奥威尔矛盾心理与他

1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3页。

2 参见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笔下的人物弗洛里之间的关系：“虽然奥威尔作为一个英国人，无法摆脱这一思维定势，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缅甸担任帝国警察的这段经历使他看到了帝国神话的荒谬、衰败”（43），由此可联系到弗洛里作为俱乐部中的“觉醒者”，始终在种族身份的优越感与对该阶级精致利己主义本性的厌恶中摇摆。他的自杀可以看做是他内心无法调和殖民话语与反殖民思想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sup>1</sup>“弗洛里的悲剧正是源于其身份表演的失败”（陈兵 陈璟鸿 87）。弗洛里对皮威舞的激赏背后是他对东方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与认同。同时，他在维拉斯瓦米医生面前对英国殖民者恶行的痛斥，他将英国比作病入膏肓的老嫗的玩笑，都是他对自己种族劣根性进行反思的体现。借弗洛里的口吻，奥威尔以内部视角质疑殖民统治合法性的政治立场昭然若揭。<sup>2</sup>

伦理两难即伦理悖论，伦理两难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但是一旦选择者在二者之间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即违背普遍道德原则。<sup>3</sup>一方面，“这些白人萨布，弗洛里虽然平时要和他们打交道，但实则对他们怀恨在心，以致无法对他们做出公平判断”（77），他的人性因子<sup>4</sup>因对缅甸文化的反身性思考与对缅甸文明的同情而萌芽。“在英国人当中，弗洛里非常了不起，因为他愿意尝试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缅甸人民和他们的文化。至少在这本书中，他确实表现出了潜在的两面性，因为他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方式看待缅甸文化”（Steward 48）。另一方面“人性因子虽然不同于人性，但它是人性的种子。只要人性因子存在，它能够开放出人性的花朵”（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然而受到舆论环境的压迫，弗洛里的人性因子止于萌芽，勇敢的反抗行为并没有发生。在俱乐部成员对他的缅甸朋友和缅甸文化进行羞辱时，他也将不满压抑在心中，转由作者通过全知视角的叙事传递给读者。“他们虽然表面上身为殖民机构中的一员，但实际上却是殖民地的‘白人囚徒’”（丁卓 64）。在俱乐部内部例行的会议中，弗洛里受困于“沉默的螺旋”<sup>5</sup>，陷入了

1 参见陈勇：“试论乔治·奥威尔与殖民话语的关系”，《外国文学》3（2008）：61。

2 参见尹锡南：“在缅甸的日子：乔治·奥威尔质疑帝国及其东方主义话语”，《南亚研究季刊》2（2007）：88。

3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2-263页。

4 人性因子即人的伦理意识，其表现形式为理性意志。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

5 参见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在人们发表政见或其他观点时，显现出来的支持某种政策的势力强于实际情况，而反对派的势力则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弱。这样的现象不断自我循环，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则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且“缄口不言”，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沉默的螺旋”的过程。

既想帮助维拉斯瓦米又不敢公开发声的伦理两难。

吴波金和维拉斯瓦米都看到了将弗洛里伦理困境作为陷阱的利用价值。作为弗洛里的好朋友，维拉斯瓦米显然利用他亲缅这一优势，在与弗洛里的辩论中故意表达了与他相反的观点：通过列举殖民者的种种功绩证明自己的种族就是比白人天生劣等的，将自己塑造成符合白人殖民者规训的缅甸人形象。这恰好能够激发弗洛里为缅甸朋友辩护的欲望，让他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伦理选择，即在公众面前公开他们私下的辩论内容。然而前文提及的过度种族阶级迷信导致了维拉斯瓦米的策略单一。他未曾设想过，在面临自身利益可能遭受牵连的风险时，带有知识分子软弱性的弗洛里一定会选择保持沉默。相比之下，吴波金能够通过主动借助弗洛里的软弱性，压抑他的人性因子，主动打破即将变得有利于维拉斯瓦米竞选的意见气候。他清醒地意识到：虽然弗洛里有良心，但为保全既得利益者的身份，他的本性不是绝对利他的。吴波金看出是肤色掩盖了弗洛里在白人社群中的落魄和困境，“当时合适的时候，他会将自己无缝地重新插入到同样的资本主义体系中”（Steward 37），基于弗洛里的虚伪本性，吴波金的第一步是人为打造意见气候：通过诋毁竞争对手的名声与策划平定一场暴乱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只有当多个事件使众人压倒性地将好感投向吴波金时，舆论的扭转才能使摇摆的弗洛里彻底放弃对维拉斯瓦米的支持。

如果说算计弗洛里这样一个上位知识分子需要繁复的谋划，那么操纵另一枚棋子——底层文盲妇女玛拉美的行为则简单的多。操演动机部提及了玛拉美的伦理困境，在弗洛里爱上伊丽莎白之后，失去利用价值的玛拉美瞬间成为被舍弃的对象，无法再在殖民地男权社会中寻找一个可以委身的空间。在面临自己白人妻子的位置被真正的白人女性替代的危机时，玛拉美无法接受回到最社会底层的失语状态，在弗洛里打算彻底抛弃她的时候，她说：“我完蛋了，完蛋了！我在您家和您同居了两年，哪个男人还会娶我啊？您把我的青春都夺走了。啊，真丢人，真丢人啊！”（180）吴波金深谙被物化的玛拉美既无法依附白人男性恢复波卡多的社会身份，也无法归属缅甸社会变回普通缅甸妇女的伦理困境，他利用她绝望情绪下的极端不理智行为去摧毁弗洛里的幸福与声望。当长期情人的企图落空后，控制玛拉美这具行尸走肉的有效策略变成了基于性别物化逻辑的“雇佣”，例如弗洛里出价将她打发；拉克斯廷夫人将她雇佣回来威胁弗洛里这个不够格的侄女婿；因此吴波金最终出价将她雇佣来破坏弗洛里的婚礼，借助婚礼这个充满道德评价个体的空间，将竞争对手的丑闻公之于众。在完成这阴谋的最后一步，与弗洛里的同盟关系使有利于维拉斯瓦米的舆论风向彻底逆转，吴借助玛拉美伦理困境操控局势的阴谋于此刻达成目的，而玛拉美也彻底沦为三人互相斗争的政治牺牲品。

### 三、阴谋得逞：摒弃理性意志

吴波金的操演背后是对“权力”的依附而非“声望”的崇拜。在整场权谋风波结束后，始作俑者吴波金获得了席位，“吴波金实现了所有梦想（……）吴波金入选俱乐部成为了必然，即使埃利斯强烈抗议，可他还是成功入选”（340），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升迁（……）印度政府授予了他荣誉勋章”（340-341）。吴波金行为的路径和结果之间的割裂本身就是奥威尔作品力求客观真实的恰当体现，他的文章力求一种反映力量，这种力量既是文章中的思想力量，也反映一个人多面性的人生。<sup>1</sup> 吴波金的多面性在于：他表面上接受印度政府的荣誉，其策划平息暴动的目的也是为了塑造自己爱惜名声的清廉形象，然而这种想象的声望与他的真实目的只存在表面的联系。这种不触及他核心利益的联系使得吴波金对外界威胁保留着理性机动的应对意识：“吴波金总能找到你的弱点，然后致命一击”（328）。因此在其他人由于害怕伦理选择可能对自身声望造成的影响而陷入伦理困境的时候，吴波金能够趁机将他们的恐惧作为实现理想的有力的抓手。吴异于常人的低道德感能够使他克服种族自卑，将实在利益当作是一种胜利：“低级别的东方官员千方百计地钻进欧洲俱乐部，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胜利”（166）鸡立鹤群的自卑感被吴波金克服了，相反，他能抛开这种有色眼镜享受权力的快乐。

吴波金对殖民地人群的社会属性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知。通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监狱、军队等全控机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国政府对缅甸实行了强硬的统治政策。还是孩子的吴波金就知道以卵击石是不值得的，因为“以一个孩子的逻辑，他也能分析出自己的族人根本不是这群巨人的对手”（3）由此可见，获得心理上和身份上的认同感、真正“与白人平起平坐”并不是吴波金策划这场阴谋的和进行种族操演的主要目的，实际上也并不可行，因为他看到了外部竞争中，殖民者也在致力于彰显自己与缅甸人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深知构建一个对立面的形象对自身至关重要，随即将目光对准了东方人”（李锋 97），因此他知道不能以“对手”心态看待白人，也不能对通过与白人联盟的方式获得与他们平等的权力抱有任何期望。这就为他发动的阴谋埋下伏笔。

吴波金双重人生背后是自由意志对理性意志的驱逐。他的竞争动机和应对变数时的应急措施都由自由意志驱使。“自由意志是接近理性意志的部分，如对某种目的或要求的有意识追求”（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42）。追求权与钱的目标驱逐了吴内在良心或道德感所表征的理性意志<sup>2</sup>，因此由道德建构的外在声望在他的心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吴波金与其他人的

1 参见 Willam H. Pritchard, "Orwell Matters," *The Hudson Review* 1 (2003): 185.

2 有关理性意志的阐释，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缺乏理性意志的束缚，他的种族操演是表面化的。缅甸同胞的正面评价在吴的社交场阈中并不带来太大的利用价值，因此内部竞争时，只要坏名声的传播不会影响他敛财和升官，他就不刻意避免勒索敲诈、收受贿赂、强奸妇女等会有损自己形象的恶行，因此他坏得很直白。例如，当巴泰克告知他迪品基村的村长在找他办公时只带了十卢比和一篮芒果，他也直言不讳地表达对贿赂金额的不满：“至少二十卢比，如果明天我还见不着钱，他和他们村就等着吃苦头吧”（6），从他的语气来看，他在迪品基村村民心中的形象甚至不如十卢比重要。

因此名声是被吴波金控制的工具而非控制他的工具，因为“他那种人惯用的把戏——那就是诽谤”（51），相反，他了解流言可能造成的威胁。但是吴明白自己的恶行并不威胁殖民者的统治秩序或经济利益，且小法官这样的职位所带来的特权有限，他谄媚性的种族操演也传递出了自己不会僭越他们的错觉，他因此得以巧妙地将俱乐部内部的斗争火力转移到了维拉斯瓦米身上，在斗争结束后坐享渔翁之利。内部竞争中竞争对手通过行医等善举所打造的村民心中的好形象对吴波金来说是不必要的竞争条件，他所需要的是上位者的单方面认可，而平定暴乱的功臣形象恰好表现出的是他能给统治者带来实质性作用，这种品质比维拉斯瓦米费尽心思的辩论更有效。通过这种战术，吴选择将自己剥离原生族裔，放弃了种族归属感，挣脱了族群个体在此族群中受到的声望的钳制。他选择以主仆关系依附于白人的荫庇，在殖民地治理形态中获得了舒适的生存空间，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他在谋划布局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对自己不利的舆论保持释然的心态和莫名的乐观。

对《缅甸岁月》中权谋书写的聚焦，超越了纯粹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解读，更加强调权力对人性的催化作用以及缅甸裔人物伦理困境与权力的相互作用。在权谋语境下，人为设计的矛盾冲突将他们置于更为复杂的伦理混乱之中。弗洛里的伦理困境削弱了其作为统治者的强势形象，而玛拉美的双重伦理困境则使她在与压迫者的命运交织中失声。吴波金通过理性分析竞争对手的人性缺陷，逐一把握牺牲者的特殊社会身份，巧妙利用他们捏造有利于自己目的的真相，策划了一场离间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的暴动，并最终从中获取渔翁之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他在名利场中的一场大捷，也是对传统东方人在殖民地话语中从属地位之刻板印象的成功改写。奥威尔对这一充满戏剧性和非正义性的胜利结局的安排，旨在故意颠覆种族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也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下白人政治主场的无情嘲讽和反集权思想的巧妙表现。通过观察人物的双重操演，可以发现奥威尔对殖民地少数族裔主体性和伦理困境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揭示了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也体现了奥威尔对权力、伦理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 Works Cited

-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translated by Song Sufe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陈兵、陈璟鸿:“失败的表演——《缅甸岁月》中弗洛里的悲剧命运探析”,《外语研究》3(2015):87-91+112。
- [Chen Bin and Chen Jinghong. “Failed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of Flori’s Tragic Fate in *Burmese Day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3 (2015): 87-91+112.]
- 陈勇:“论乔治·奥威尔缅甸殖民生活的政治观”,《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5(2007):74-80。
- [Chen Yong. “George Orwell’s Politics in his Colonial Life of Burma.”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5 (2007): 74-80.]
- :“试论乔治·奥威尔与殖民话语的关系”,《外国文学》3(2008):55-62+127。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rge Orwell and Colonial Discourse.”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8): 55-62+127.]
- 丁卓:《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1939)》,2015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 [Ding Zhuo. *The Research of George Orwell’s Novels in the 1930s (1934-1939)*. 2015. Jili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translated by Wang Yugen.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艾玛·拉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王晓渔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 [Emma Larkin.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translated by Wang Xiaoyu.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5.]
- 顾奎:“扭曲叙事策略下的殖民者形象——以《缅甸岁月》为例”,《江淮论坛》3(2016):166-170。
- [Gu Kui. “The Colonialist Image under Distorted Narrative Strategies: Taking *Burmese Days* as an Example.” *Jiang-huai Tribune* 3 (2016): 166-170.]
- 何卫华、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族裔文学:聂珍钊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1(2020):1-12。
- [He Weihua and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thical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1-12.]
- Hitchens, Christopher. *Why Orwell Still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Hollis, Christopher.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the Man and His Works*. New York: Skyhorse, 2017.
- 胡文育:“《缅甸岁月》: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东方人形象”,《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2012):

33-34+37。

[Hu Wenyu. "Burmese Days: Oriental Images by George Orwell." *Journal of Lan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2 (2012): 33-34+37.]

贾钰祺：“挑战与局限：《缅甸岁月》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文学教育》9（2023）：90-93。

[Jia Yuqi. "Challenge and Limitation: The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of *Burmese Days*." *Literature Education* 9 (2023): 90-93.]

李锋：“当代西方的奥威尔研究与批评”，《国外理论动态》6（2008）：87-91。

[Li Feng. "Orwell Research and Cri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tudies."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6 (2008): 87-91.]

——：“奥威尔小说《缅甸岁月》中的种族政治”，《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11）：94-107。

[—."Racial Politics in Orwell's *Burmese Day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 (2011): 94-107.]

刘权：“英殖民时期缅甸国内的英缅族群关系研究——以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为中心”，《思想战线》6（2021）：43-49。

[Liu Qua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he Burmese in Burma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Centered on George Orwell's *Burmese Days*." *Thinking* 6 (2021): 43-49.]

Mellichamp, Leslie Ray.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The Man, His Impact, and His Outlook*. 1968.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Noelle-Neumann, Elisabeth.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 translated by Dong Lu. Beijing: Peking UP, 2013.]

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郝爽、张旻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

[Orwell, George. *Burmese Days*, translated by Hao Shuang and Zhang Yang.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

- . “Why I Write.” *Ideas, Insights and Arguments: A Non-fiction Collection*, edited by Micheal Marland. London: Cambridge UP, 2008. 76-84.
- ,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George Orwell: An Age Like This 1920-1940: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 Letters I*.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8.
- Pritchard, Willam H. “Orwell Matters.” *The Hudson Review* 1 (2003): 185.
- 阮碧媛: “浅析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中的‘他者’”,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9(2011): 41+43。
- [Ruan Biyua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Other’ in George Orwell’s *Burmese Days*.” *Jiannan Literature (Classical Education Garden)* 9 (2011): 41+43.]
- Stewart, Anthony. *George Orwell, Doubleness, and the Value of Decenc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王建会: “种族操演性——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研究”, 《国外文学》3(2014): 11-17+156。
- [Wang Jianhui. “Racial Performativity: A Study of the Paradigm of Ethnic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s* 3 (2014): 11-17+156.]
- 吴佩君: “奥威尔《缅甸岁月》的殖民地政治伦理阐释”,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2022): 103-106。
- [Wu Peijun. “The Political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Orwell’s *Burmese Days*.”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2 (2022): 103-106.]
- 尹锡南: “《在缅甸的日子》: 乔治·奥威尔质疑帝国及其东方主义话语”, 《南亚研究季刊》(02) 2007: 87-92+4。
- [Yin Xinan. “George Orwell’s Novel: *Burmese Days*: George Orwell’s Questioning of Raj and its Orientalist Discourse.”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2 (2007): 87-92+4.]